

我 熱 愛
自己醫生的職業

傅連暉著

華東醫務生活社出版

我熱愛自己醫生的職業

傅連璋 著



華東醫務生活社出版

我熱愛自己醫生的職業

32開

68頁

定價 平裝 ¥ 4,000
精裝 ¥ 10,000

著 者	傅 連 璋
出 版 者	華 東 醫 生 生 活 社 總社 上海淮海中路1670弄12號 分社 濟南經二路337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海 南 京 西 路 1 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1 3 0 號

(上海版)

1953年4月第一版

1—41,000

CAE38/11



著 者 近 影

序

傅運璋同志前後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文章，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在各種文章中，對於醫務工作者的思想甚有所啓發。當此全國人民思想提高的時候，大多數醫務工作者都希望能得到思想改造的學習。其正在思想改造學習中的醫務同志們和廣大學醫的青年們，也渴望能得到這樣親切有味、富於啓發性的讀物。因此我們多方收集他在各報刊上所發表過的言論，彙編成集，使讀者同志們便於檢閱，這是有助於思想提高和工作開展的。但因急於付印，還有許多文章，一時難於彙集，容再版時再行補充。

宮 乃 泉

一九五三年三月於上海

目 錄

一四	我熱愛自己醫生的職業·····	一
一五	一九三七年對記者的談話·····	六
一六	學習蘇聯的先進醫學·····	二〇
一七	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	三〇
一八	在二十五年的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部隊衛生工作的質量·····	三四
一九	爲加強國防建設中的衛生事業而奮鬥·····	四〇
二〇	必須學好現代化的衛生勤務·····	四六
二一	紀念阿維森納要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	四八
二二	全國醫藥衛生工作者要更加積極地走上反對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爭的最前線·····	五〇
二三	全國醫藥工作者積極行動起來給美國侵略者以有力的回擊·····	五三
二四	我國科學研究工作的重大勝利·····	五五
二五	爲保衛兒童健康而奮鬥·····	五七

一三	擁護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	三
一四	新中國衛生保健事業的一大發展·····	四
一五	新中國紅十字會一週年·····	六
一六	在工作中能學習嗎·····	七
一七	談青年的健康·····	七
一八	肺結核療養的經驗·····	八
一九	對肺結核療養問題的答讀者問·····	八
二〇	在加速國防建設的任務中我們應有的責任·····	九
二一	第八屆大會以來工作總結報告·····	九
二二	第九屆大會會議總結報告·····	二二
二三	把會議精神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	二八
二四	痛悼偉大的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	三三

我熱愛自己醫生的職業

我在革命隊伍裏做醫生，將近三十年了。我熱愛自己的職業，在任何困難情況下從未想過改行。我最喜歡人家稱呼我爲傳醫生，這使我特別感覺到對人民健康所負的責任。對於有志學醫的青年，我常常把我的經歷告訴他們，鼓勵他們，希望他們在學醫之前，首先懂得自己未來的責任如何莊嚴重大。

建設新中國，需要各種專門人材，需要各種專門技術知識。只要把技術和革命政治結合起來，和人民的需要結合起來，各種技術都能給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青年首先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然後要確定一門準備專心鑽研的專門知識。政治堅定，技術優良，是新中國技術人材的標準。我重視任何部門的技術，但因爲我是醫生，所以我有責任把自己從事醫業的體會，介紹給青年們。

在舊社會，青年們遭受着失業的威脅，有很多人學醫是爲了獲得比較穩固的職業。現在，在新中國，技術無用武之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青年們可以學習任何一門專門技術，而不必考慮失業問題。新中國需要大批的工程師，大批的醫生，大批的人民教師。

大學校和專門學校各科各系都在等待着大批的青年升學。這樣，青年們就可以根據國家需要和自己的認識，志趣來選擇所要進修的學科。但據我所知，人民迫切需要大量醫生，而有志於學醫的人數却跟不上這個需要。有些青年認為醫學本身很枯燥，實習解剖很可怕，接近病人很不愉快，治死人責任重大（當然不應治死人），因而不願學醫。

我是在舊社會裏開始學醫的，當時的動機是爲了個人的利益。可是革命使我改變了對於醫業的看法。醫學的目的是爲了增進人類的健康和幸福，爲了幫助人類同疾病作鬥爭。這一神聖使命只有在人民作主的社會裏才能實現。我在大革命以前，曾經覺得人生很苦惱，覺得醫業很枯燥。但是從一九二七年始，我變了。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頭一批革命軍隊經過汀州。當時我在汀州一個醫院裏負責。他們在我的醫院裏留下了三百個傷員。我把這些爲革命流了血的傷員醫好，同時也就把自己的苦惱醫好了。我從此發現了醫學的前途。三十年來，我謹慎地從事革命的醫業，在這中間，培養了我對醫業的濃厚興趣。事實上，如果你認識了醫業的重要性，你所執行的業務對人民有益，你對於業務本身又能用心鑽研，那麼醫業還有什麼枯燥可言呢？而且，醫學是一門專門技術，又是綜合了其他好多門科學知識的科學。分析人體的構造，研究人的生命過程，研究病害的根源，探討和疾病鬥爭的方法，掌握保持健康的規律，從蛋白質的構造研究起，一

直到城市衛生、農村衛生的建設，每一個問題都需要專門知識去解決。這樣看，醫學有什麼枯燥可言呢？如果你想起阿維森納、巴斯德、巴甫洛夫、費拉托夫這些醫學大師們的名字和他們對於人類的貢獻，那麼，醫學又有什麼枯燥可言呢？發掘自然的祕密，戰勝災害，需要勞動和科學，醫學就是這些科學中間的一門和人類生活直接有關的科學，它有什麼枯燥可言呢？說醫學祇靠記憶不靠理解，這祇是對於醫學科學的誤解罷了。

當我置身於病床之側，面對病人的時候，我會感覺我責任的重大和我所從事的業務的神聖。幫助病人戰勝死亡的威脅，幫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立起來，如像白求恩所說的那樣，「使病人恢復健康，恢復力量」，這不是很神聖的業務嗎？使用我的醫療技術，治好病人，這就是我的最大愉快。能夠幫助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兄弟姊妹戰勝疾病所給予的痛苦，恢復健康，那將是最愉快的。而且醫生還有更重要的任務，他要在人民中間進行衛生防疫工作，其目的是根本消滅疾病。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在這樣的巨大工程面前，有什麼不愉快呢？毛主席給予革命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的任務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爲了毛主席所指示的這一偉大任務而奮鬥一生，難道不是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情嗎？

三十年來，我目擊過革命醫藥衛生戰線上的許多英雄們，在前線，在後方，拯救傷

病員，他們以驚人的毅力和熱情，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傷病員，從不叫苦。這是因為他們深深懂得自己的工作意義。在最艱苦困難的條件下，他們也從未失掉過信心，也沒有放棄過學習。如果說他們是以不愉快的心情從事工作，那誰會相信呢？應該說明，這裏所說的愉快是為人民服務的愉快，是鑽研科學的愉快，而不是什麼不肯苦鑽的「輕鬆愉快」。我認為，青年們是不應該從這種「輕鬆愉快」出發來選擇職業的。

醫生的責任確實重大，粗枝大葉的人是不能做醫生的。曾有一位醫學家這樣說過：「解剖室是醫學課程裏最堪記憶的經驗。這是醫學生第一次同『死』接觸，第一次使他深深感覺到日後職務的嚴重和偉大。」這種心情是大多數學醫的人都曾有過的。醫學生預先感到的實習解剖的「可怕」將被這種「嚴重和偉大」的感覺所戰勝。屍體解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白求恩對醫生的要求是：「大胆、細心、敏捷、慈愛。」醫生面臨病人，如果不具有這樣可貴的品質，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我認為，青年們在選擇職業的時候，預先認識到醫生的責任重大是對的，但因責任重大而避免選擇醫生為職業，則是錯誤的。無論從事什麼工作，如果缺少責任感，或者在責任面前表示畏縮，就不可能成功。在責任面前表示畏縮，是青年所不應有的態度。不怕責任重大，肯於去擔負，才是青年應有的

氣概。

中國需要大量的醫生，而現在，已有的醫生距離這個數目還遠，人民正期待着更多的青年從事醫業，把人民醫務工作的重任擔當起來。我以終身從事於革命醫務工作為極大快慰，我熱愛醫務技術這個武器，我深願有更多的青年拿起這個武器。我相信青年們如果到廣大羣衆中去聽一聽他們的要求，一定會增加學醫的勇氣的。

一九三七年對記者的談話

〔出版者按〕 本文是傅連暉同志於十六年前對記者的一篇談話，原載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法國出版的救國時報上。解放後人民日報曾以『一個信基督教的醫生傅連暉氏在中國紅軍內十年的經驗』為題並加引言重行發表。茲將人民日報引言暨該篇中記者的敘述以小號字體隨文刊出以便識別。

引言

這是現在的解放軍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暉同志在十二年前的一篇談話。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這篇談話不僅敘述了他個人從一個舊的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歷史，而且反映了當時紅軍衛生工作的真實情況，以及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的情況。由於這篇談話說明了以下兩個問題，所以它在目前還保有現實的意義。第一、它說明了：雖然在思想方法上，在思想的社會根源上，基督教——而且任何其他宗教的教義與共產主義思想之間，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共同行動上，在以其生產技能（包括一切科學技術部門生產部門）為人民服務的共同行動上，共產黨人則不分宗教信仰誠懇地與一切黨外人士合作。共產黨的這一政策，過去是如此，現在仍是如此。第二、它說明了：一個宗教信仰者經過了以其生產技能為人民服務的行動，走到從思想上信

仰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巨大的進步，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裏，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這一轉變，這一進步，對於人民行列裏任何一分子——只要他自己努力於這一轉變，都是可能的。

這篇談話會於一九三七年五月登載於在法國出版的救國時報，後來又印爲小冊子發行，當時，在中國的國土上，人民的政權還只限於部份區域，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篇文章要找到誠懇的讀者，就首先必須衝破造謠欺騙者的密幕，而在今天，隨着反動統治的將近滅亡，造謠欺騙者早已失掉其市場，人們已經從無可爭辯的事實中認識到革命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也就發覺了那些造謠欺騙者正是反動統治的本身，讀了這一篇「舊話」，將會更加增強這一認識的。

——編者——

一九四九年七月

今年正月月底我親身晤見醫生傅日新，即傅連暉氏。他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醫生，很早就和中國反日紅軍發生聯繫。他從前是倫敦教會在福建汀州設立之福音醫院的院長。後來蘇維埃政府成立，包括了汀州，而人道主義者和愛國志士的傅氏，遂到紅軍總衛生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他的醫院遷移到當時蘇維埃京都瑞金城外的葉坪，成爲江西之中央紅色醫院，傅氏即被委爲該醫院院長。當紅軍主力開始北上抗日的長征時，傅醫生自動要求同行，沿途照顧傷兵將士，不辭勞瘁。他現在是陝北中央蘇維埃醫院的院長。

傳醫生是中華醫學會的會員，當他與我談話時，屢次以該會會員的資格講話，且號召該會的同志準備將來抗日戰爭中之完善的醫務以及醫藥的和其他的供給。他在中國紅軍內的經驗對於一切醫生是具有極大的趣味的，因為這些經驗使他的醫療的學術和社會思想更形豐富。他對於基督教義上之人類的弟兄愛，是嚴格地身體力行的，同時醫務上之人道觀點，他正是實踐了。他與我的談話如下：

我的家離汀州約五十里，境況非常貧苦，我的母親現年八十歲。父母雙親均是虔敬的基督教徒，因之我童年亦即成了基督徒。當我幼時，一位外國教會醫生，名叫錫依布萊爾，英國人，幫助我和我的妻在一個初級學校讀書，他每月給我們四元大洋。我們畢業後，我的妻即在一個初級小學擔任教師之職，而我仍由該傳教士的幫助，進了一個中學校。還有一位外國醫生，名叫米企爾者，加拿大人，也幫助我受教育。

中學畢業後，我即開始在亞盛頓學校和醫院內研究醫藥，五年畢業後，即在八個縣內做遊歷的醫生。這樣經過了四年後，我又在醫校擔任了普通醫藥教職四年，同時也是亞盛頓學校及省立男中與女師的醫生。一九一八年我被舉為汀州紅十字會的主任醫生。後來我因肺癆臥病兩年，又於一九二五年回來繼續工作。

一九二五年，因為五卅愛國運動，我曾通電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汀州一切外國醫

生均離開了該城，而我遂被派爲汀州福音醫院的院長。次年，我讀了一本書，即瞿秋白所著之「新社會觀」，它給了我一極深刻的印象，替我開闢了一個新見地，而我就因此同情革命。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頭一批革命軍經過汀州。在這個軍內有譚代英（後被難）、朱德、葉挺、賀龍、林伯渠、郭沫若等。他們在我的醫院留下三百個傷兵，我均爲他們醫治。我請學校女生做看護婦，並以博愛和人道名義向商人募捐作治療之費，結果異常完滿。

我有一個姪女是共產黨員，曾參加南昌起義。後來他回到家鄉，祕密地在汀州工作。不久後，省蘇維埃主席張鼎丞之弟被捕，在他家內發現了汀州共產黨員的名單。當時一個國民黨軍隊的師長臥病於我的醫院。這位師長對我的治療非常感激，所以告訴我我的家裏有一個共產黨人，並將命令逮捕和槍斃的男女名單之電報見示。我立即通知我的姪女和該名單上的一切男女，於是他們全體離開了汀州，全部黨員得以救護。

在我做醫生的這個時間，我替國民黨軍隊和紅軍一樣地服務。但因我出身於貧寒和被壓迫者之家，所以我同情於共產黨。我的父母無時不受債務之累，共產黨努力於解放窮苦和被壓迫者去實現他們的主義，所以我同情他們，愛護他們。

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毛澤東由井岡山率領軍隊到汀州來，他們隊伍裏發生了天花，但全隊沒有一個醫生。毛主席朱總司令命全軍在我的醫院內種痘，這樣費了三星期；在這個期間，我們又醫治好了他們的大部受傷者。紅四軍——當時的名稱是這樣——離開汀州時，我併派遣我的兩個醫科學生隨軍服務。其中之一，黃成，於一九三〇年在紅軍裏病歿，另一位，葉青山，現尚留在紅軍內，他在彭德懷司令部衛生部做負責工作。

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中，汀州是游擊戰爭的區域，曾在紅軍手中屢得屢失。我醫治雙方受傷者，無所偏袒。一九二九年末，當中國舊歷新年之夜，國民黨軍隊司令金漢鼎率軍包圍了我的住宅，說我是一個共產黨黨員，與紅軍有關係。但搜索的結果，沒有找到任何證據，乃掠奪我的錢和錶而去。我對這個搶劫提出了抗議，次日彼始將錢和錶送還。

在這個時期內，發生了三個事情，弄得我的地位非常危險。有一次我把一個身受八處傷的赤衛隊隊長醫治好了後，給他五十元大洋送他走。同時我的堂弟傅連標爲國民黨軍隊捕去，說他是共產黨員，把他殺死。後來我的姪子傅備德即傅保羅亦由我家內捕去，說他是共產黨員，亦將之殺死。但是因爲我在民間的聲譽好，故免於難。